

朝阳随笔

烹饪与阅读

张素军

烹饪与阅读,貌似不相干的两件事,最近被我扯在了一起。

先说烹饪。前段时间刷短视频,迷上了里面的烹饪技艺,惊讶那些美食博主能将家常菜做得有模有样,色香味俱全,忍不住也跃跃欲试。我的厨艺一向不精,不敢操弄大菜,便从小菜做起。先看中了一道“素三鲜”,原料为韭菜、豆芽和粉条,三者合在一起炒,外加红辣椒增色提味。用料简单,做法也简单,菜品看上去也不错。我将图片发给正在上班的女儿,得意洋洋告诉她:“看吧,今天我要做这道菜……”女儿回复了一个“懵圈”的表情:“这不是炒合粉吗?以为你有啥绝活儿呢……”

没想到简单的炒合粉做得并不成功:韭菜炒过了,蔫头巴脑的;粉条成坨了,一团团黏在一起;豆芽也不水灵了,失去了想象中的爽脆。

擅长烹饪的女儿耐心地给我“上课”:“越简单的菜,越需要火候的拿捏,有功夫的厨师才有化普通为神奇的功力,就你目前这水平还差得远。再说,想要做一个好厨师,首先要知道什么好吃、什么不好吃。像炒合粉,食材本身就一般,怎么可能摇身一变,成为一道美味大餐呢?”

女儿的话我无从反驳,只好借坡下驴,顺势改变话题:“我闺女真棒!”

然后再说阅读。因为喜欢写作,素日结交了一些文友。一天,有个文友线上给我发消息,让我看他的文章,“恳请批评指正”。被人抬举当然是件好事,虚荣心在那一刻有了小小的满足。我不敢怠慢,第一时间打开他的文章,发现作者文笔不错,但形容过多、陈述过少,文风略显浮夸,而我一向喜欢朴素的文字,于是便斗胆提了几点“有待商榷”的意见。

文友诺诺,连称受教。接下来一段时间,他频频给我发来习作,打开再看,浮夸依旧,文风未改。我只好诚恳地告诉他,文章最好言之有物,切忌拖沓空洞。“你可以写写千字文,学着提炼主题”。很快他就发来了他的“千字文”,却是将原来的篇幅砍掉锯腿,生生截成了“千字文”。我无奈,唯劝他“多读书,读好书,看看人家的好文章是怎么写的”。

我把此事念叨给女儿听,女儿一听笑了:“这不跟做菜一个道理吗?好大厨必定见多识广,品过各种滋味,知道美食的精妙所在。好作者也一样,必定博览群书,且识得文章的精华。换句话说,首先你要学会识别‘好’的东西,有了‘好’的概念才能有对标的尺度。”

女儿喜欢烹饪。但凡遇到美食,我只会大呼“好吃”,她却会琢磨这道菜的用料配比、火候掌握等,探究它好在哪。对于文友来说,阅读是写作的第一步,好文章不仅要学会欣赏,还要分析它为什么好?好在哪?

文友其实是爱书之人,常见他在文中引经据典,只是他的引用前后不搭,生搬硬套,有点让人不知所云。也许他读了很多书,却未必真正理解那些书。引用是写作常见的手法,但引用是为了引出自己的思想,否则引用的句子再经典,却与你相矛盾,引用就成了装饰。

阅读是需要沉下来的,而不是浮于表面。最好让读过的书变成你的骨肉,而不是披在身上的一件衣服。

诗 歌

守井人

刘雪梅

落日沿着井架落下来
月亮又扒着井架爬上去
彩带圈成的圆圈内
是与天空和大地为伴的人
把自己安顿在这个井场
用钢铁抒情
在井架、泥浆池和一枚小小的螺丝上
安置爱情、青春和梦想

紧张的劳作之后
他们席地坐下来
讲一个笑话,哼一首歌
或者抽一支烟,喝一口水
迎面而来的一只喜鹊
旁边几丛会摇晃的芦苇
都是他们的朋友

看,那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
小心地翻开一本书
阳光在书脊上滑动
雪白的书页上
留下两个乌黑的指纹



曹妃甸油库码头彩虹桥 李浩 摄

刘建东

蓝天、碧海、湿地、河塘、沙滩,这里是曹妃甸新区,一个美丽的地方。虽然不是有名的度假胜地,却是国家重点开发建设区域,也是中原石油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冀东项目部施工的区域,我曾经工作多年的地方。

离开项目部几年了,但每次听到冀东的消息、看到蓝天碧海,我总能想起那一望无际的大海,想起那在海边、在虾池周边耸立的井架,想起那群海一样的汉子。

登上井队钻台,四周望去全是刚吹上来的海沙,如果不是不远处的海堤和大海提醒着我们,真让人恍若以为是在沙漠深处打井

刚到冀东项目,第一次上井队,就长了不少见识。就在这刚刚填成不久的新陆地上,仅有几条主干道,通往井场的道路大都是临时碾轧出来的沙土路。乘井队值班车顺着沙土公路,一路颠簸前行,看着手机上的地图导航,显示我们已深入海中。放眼四周,沿着海边新修的大堤,是从海底搬运成丘的海沙,几簇矮矮的植物,连片洼地映照着蔚蓝天上飘过的团团白云,“呵,咱们现在可是到了海里龙宫了,不知道龙王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宝贝。”有人开玩笑。

“宝贝当然有了,油气就在这脚下几千米,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。”同行的项目党总支书记岳宗海笑着回答。从2004年初探冀东市场,到如今在这里工作多年,岳宗海如同这里的主人一样,知道的总是比别人多。

老岳是个闲不住的人,在一起久了,我总惊讶于他的思维跳跃如此之快。有回跑井,坐在车前头的他突然回头对我说:“钻井二公司马上要成立三十周年了,咱不如在公司网站上整个人物系列,把项目上表现好的同志都宣传一下,既鼓劲,又献礼。”“好主意,那栏目叫什么名字呢?”“就叫《渤海战将榜》!”

于是,怀揣着对石油人的热情,我挥笔写下了《渤海战将榜》的序言和第一篇文章。

“到过冀东油田的人,往往会被施工环境周围迷人的景色,井队或立于海岸滩涂、面朝大海、蓝天白云,或立于池塘河边、芦苇相伴、虫鸣蛙叫,处处如同诗画般动人。然而,待在这个地方的中原钻井人才知道,这里海边常年都是四五级以上的风。5月份,员工上夜班有时还得穿着厚厚的棉衣,才能抵御刺骨的海风;风大的时候,吹沙填海的平台上到处是海沙弥漫,吹得人眼都睁不开,人迎风行走都喘不上气……水草茂密的地方,蚊子隔着几层衣服都咬得人满身包。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水……我们有比大海更加宽广的胸怀,因为心中满含着对公司发展的期望;我们有比火焰更加炽热的情感,因为深信公司的明天就是我们的未来。”

《渤海战将榜》栏目开设以来,有干部、有大班员工、有小班工人,还有女工和油嫂,各类不同岗位的先进典型和团队纷纷登榜亮相,不仅成为展示基层人物风采的最佳平台,更成为冀东项目独有的品牌文化,被誉为冀东项目党总支的“五大法宝”之一。

“咱石油人的媳妇都不容易,上班这些年也没有在家陪她过一个生日,感觉特别愧疚”

曹妃甸有著名的湿地公园,每到春秋两季最佳观鸟时机,四面八方的观鸟人追逐而来,黑的、白的、花的,各色舞姿在“长枪短炮”中逐一定格。井队上也有爱拍景的,闲暇时,也爱追鸟拍。“你看!你看!咱抓(拍)的这海鸥多漂亮!”举着手里的相机,黑亮亮的脸庞,亮晶晶的眼睛,咧着一嘴的白牙,三十多岁的井队平台经理余海涛乐得像捡到了宝的孩子一样,“回头发给我媳妇和孩子,让她们也看看。”他媳妇今天过生日,人回不去,就托人买花送过去。他翻找着花店的电话,还特意叮嘱要把祝福的话写清楚,“咱石油人的媳妇都不容易,上班这些年也没有在家陪她过一个生日,感觉特别愧疚。”说完了,余海涛有点沉默,眼角挂上了泪水。

白天还浪漫地给媳妇买花的余海涛,晚上就化身为“铁人”经受了风雨的洗礼。夜里,井队正在下套管作业,突然狂风裹挟着暴雨袭来,钻台上的职工几乎无法睁开眼。这时仅有二十多根套管就要下完了,如果稍有迟疑,很可能就会造成卡套管情况的发生,后果不堪设想。余海涛和值班干部党支部书记朱予民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一个赶回宿舍给职工拿雨衣,一个身先士卒站在了井口旁。风声、雨声、呼喊声、加油声,交织在一起,直到下完套管、开泵正常循环,大家湿淋淋的脸上才绽开了笑容。

余海涛所在的50437队在施工3-2区块时,接连创出钻井周期最短、钻井速度最快、机械钻速最高、工程质量最好等5项区域新指标,一举赢得甲方优胜钻井队荣誉称号,还被集团公司授予“创先争优先进集体”荣誉称号,这一下可实实在在地抱了个大金娃娃。



飞翔 郭郡 摄

散 文

彭娇妍

喜鹊在生产区上空上下翻飞,彼此追逐,身上的羽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鲜艳,在山林间、管塔上“叽叽喳喳”,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只有它们自己才能听懂的情话。

几经寻觅,热恋的它们决定把家安在罐区旁边一处废弃的灯塔顶端。

灯塔与罐区有数米的距离,中间还有一条消防通道相间隔。

选定了位置,它们立刻从山间的树林里衔来树枝作为巢穴的材料。

起初,它们把树枝一根一根地垒在

灯柱与灯架交叉的地方。可是,由于灯塔顶端太过于广阔,也没有可以承载重量的支点,放上去的树枝很快就掉到了地上。反复数次,都是只要轻轻的一阵风,还没成型的鸟巢就“哗啦啦”掉到了地上。

喜鹊并未气馁,而是从山林里又衔来新的树枝重新开始。

这一次是两只鸟儿共同合作。一只先在灯塔的横梁上放一根树枝,另一只则快速地把自己衔来的压上去。怎奈,刚刚搭上去了三五根,依然掉了下去。

鹊儿的家

一地枯树枝,杂乱的现场肯定会给所在的作业区扣分。女工们准备把喜鹊赶走,但是班组长制止了。

班长说:“这里不能只有我们,没有它们。它们把家的位置安在安全管理规定的范围之外,不会对生产造成影响。况且,它们和我们,都是大自然的一员,我们和它们要和谐相处。”

于是,大家默认了它们的存在。除了必要的工作,女工们尽量不去打扰它们。

女工们同时还在猜测,灯塔那么高,顶端的结构又那么简单,根本没有搭窝的条件,其难度不亚于在悬崖峭壁上建摩天大楼,窝肯定是搭不起来的。

春日暖阳,逐渐回升的气温,把春的气息推向了顶点。宜人的气息里,女工们在罐区里忙碌,喜鹊们则在高高的灯塔上依然坚持不解。

衔来的树枝太短,掉了下来;树枝太长,掉了下来;树枝太轻,掉了下来;

树枝太重,掉了下来;树枝太小,掉了下来;

树枝太大,掉了下来;树枝太弯,掉了下来;

树枝太直,掉了下来;树枝分叉太多,掉了下来;树枝没有分叉,掉了下来;

树枝表面太光滑,掉了下来;树枝表面太粗糙,掉了下来;摆放的角度不对,掉了下来;好不容易框架搭好了,一阵

大风又掉了下去……

无数次尝试,无数次失败,灯塔下方成了枯树枝的世界。

喜鹊依旧不厌其烦地从山林里寻找合适的材料,在灯塔上方不断地变换角度,不断尝试。

当它们的巢再一次掉到地上时,灯塔顶端的喜鹊便跳跃着,歪着脑袋,对着地面若有所思。

女工们每次从灯塔下方经过,总是把喜鹊掉在地上的枯树枝清理干净。同时好奇地对喜鹊,如此困难,何不换一个地方试试。

同事说,喜鹊一旦认定了家的位置,就不会轻易改变,纵使有怎样的困难,也不会改变最初决定。

又过了数日,女工再次从灯塔前方路过,惊讶地发现,灯塔前的地面上已是干干净净,先前的一地杂乱全都不见了踪影。

女工们心生好奇,难道是被人打扫过了?

再看灯塔,原来,掉在地上的枯树枝被喜鹊全都捡了回去。

这一次,它们是学着人类的模样,在罐区旁的水沟里衔来泥土,把泥土与沟里的杂草混合后作为材料“黏合

剂”。搭的时候,它们把其中的两根树枝插在灯塔与灯架交接的地方,用“黏合剂”固定,再以此为基点,把树枝根据长、短、粗、细,一根一根交叉地往上摞,偌大的“家”终于被它们牢牢地固定在了理想的位置。

有一对喜鹊夫妇在灯塔上安家的消息传开了。为了不打扰喜鹊,平常的操作,除非必要的检查,大家尽量不在灯塔附近逗留;在灯塔附近使用对讲机,大家也是把声音调得低低的,唯恐惊扰到它们。

消防人员开着红色的消防车来罐区作消防演习,从消防炮里喷出的数十米白色水雾在阳光下映出一道弯弯的彩虹。但在灯塔前,他们小心降低消防车的臂膀,尽量避开喜鹊的窝,努力不让消防水淋湿了它们的家。

喜鹊的“家”建好了,灯塔因此安静了下来。

女工们再一次来到灯塔,到灯塔面对的储罐顶部进行设备检查。

微风徐徐,她们远远地看到,当了妈妈的喜鹊此时正在窝里散开翅膀,用自己的体温孵化将要破壳而出的雏儿。

(中国石化散文创作大赛获奖作品节选)

诗 歌

画里的诗句

李继增

在大地的巨幅上
绘稻浪滚动
高粱擎起一把把火炬

玉米、大豆,结出饱满的隐喻
让鸟鸣润色
每鸣一声

天空远一里

山水瘦一分

山坡上
几只羊正舔舐黄昏
绵长的眸声里

落日,饱满而圆润

虫鸣不经意漫上来
秋风渐有醉意
一枚弯月

是落在画中的诗句